

宗族的凝聚力有不可取代的作用。尤其是对外殖他乡的族人，借祭祖之机，把他们同本地的族人召集在祖先的神主牌或墓莹前，将已经变得松散、淡漠的血缘关系重新拉紧，使族人散而宗族不散，巩固宗族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。同时，在庄严而隆重的祭祖仪式中，族长和士绅学子的地位、权威也得到了肯定，而对他们的敬重，无疑也是对其他族人的一种鞭策和警示。

第二节 宗教功能

客家社区的宗教信仰活动，是与宗族组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。因为宗族要依恃宗教信仰的力量，以巩固宗族的社会地位，求得本族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。族人宗教信仰的目的，也是祈求本宗族及家人的平安、发达，通过宗教信仰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和控制，保护本族的势力范围，甚至有利于宗族向外扩张。

客家人宗教信仰中不乏正统的佛、道偶像，大型的佛、道正统寺观亦不少，如汀州府城，有著名的佛教“八大寺”：定光寺、南禅寺、南廓寺、报恩寺、罗汉寺、戒愿寺、同庆寺、普惠寺。然而在客家宗族社会中，倍受崇拜的是那些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明。佛教在客地较为普遍，佛教寺庙中无一例外地供奉着佛祖神像，不过，最受客家人拜奉的却是观音菩萨，大庙小寺皆有供奉自不必说，在客家人的厅堂之中亦拥有一席之地。大慈大悲、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，是客家人心目中的送子之神，能够保护儿童、妇女，比佛祖更贴近人世，更令人感到亲近。于是，在客地，观音菩萨的雕像或画像，几乎遍及各村各户。而观音菩萨，这个佛教正典中的男神，被

演化为貌如中年妇人的女神后，在民间赢得了广泛的崇拜。这一有趣的事象，提示我们：客家人的民间信仰是功利性和实用性的，其信仰的不是教义或终极真理，而是神明对本宗族提供特殊的庇佑。因此，客家人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家族性，各地区、各家族有自己的守护神。汀州地区的“伏虎”、“定光”二菩萨，是当地信仰广泛、敬拜隆重的地方神。据《临汀志》记载，定光姓郑，11岁出家入建兴寺，“乾德二年，驻锡武平南安岩。淳化二年别立草庵居之。景德初，迁南康郡盘古山。祥符四年，汀州赵遂良即州宅创后庵延师，至八年终于旧岩”。他能“驱使草木，教诲蛇虎，愁霖出日，枯旱下雨，无男得男，无女得女”，故普受“七闽香火，家以为祖”。伏虎，“叶姓，法名惠宽，宁化县人，幼通悟，善根夙植，长得业于本郡开元寺，遍游诸方，悟旨而返。州境山谷深穷，虎豹出没为害，师以解脱慈悲力，为之训饰柔服，众异之，号伏虎禅师”。^①“定光”、“伏虎”二菩萨之所以被民间普遍供奉，就在于被认为可以护卫地方的安全。因此，他们成为汀州的地方神，是汀州人的保护神。而在靠近广东，邻接闽南的古竹，客家人信奉的却是另外一些神，如临水夫人、广泽尊王、保生大帝等。据考，临水夫人名陈靖姑，闽县下渡人，出身于一个世代行巫的家庭，后嫁给古田人刘杞，自己亦是个女巫，怀孕后为乡民祈雨而不幸身亡。临水夫人有“扶胎救产”之法术，逐渐成为妇女、儿童的保护神，在闽台民间备受敬拜。^②在闽西的汀州一带，儿童、妇女的保护神多为观音菩萨，而非临水夫人，汀州上杭妇女祈子就是到送子观音

^① 《临汀志》，《仙佛》。 ^② 徐晓望《临水夫人考》，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》第1辑，第17～30页，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。

的座前焚香虔诚礼拜。陈林李三夫人是上杭民间妇女崇奉的尊神，是儿童的保护神。“黄倬仙师”是上杭地面的保护神，据载：黄七翁及子、婿倬姓三人，用法术降服了为害乡里的妖怪虎狼，民感其德，“民立庙九曲溪香炉石下，曰黄倬仙师，庙家绘像祀之”。^①“龙源公王”则是闽粤赣交界的松源一带方圆几百里的守护神；“泮坑公王”是梅州客家人的庇佑神，有“泮坑公王保外乡”的俗语，梅县泮坑“公王庙”里供奉的“三山国王”（即泮坑公王）被赋予独特的侨乡色彩。因地制宜的地方神，是客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客家人重教。文昌帝被视为是主宰人间功名利禄的神，在客家民间很受崇拜，广东平远县北部的仁居地区，在清中叶，就有三座文昌祠（阁），学生入学时多往祭拜。^②根据谢剑博士的统计，清代嘉应地区祭祀文、武二帝的庙坛有 59 座，约占庙坛总数（122 座）的 48.36%，较非客住地和少量客家人住地高出许多。^③汀州早在“宋朝咸平二年，创至圣文宣王庙于鄞江门内横街”。汀州府的文庙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现为汀州府城区的文化娱乐中心。客家民间信仰的异同，是与客家人生活紧密相关的，地方神为一方保平安，颇受一方香火的奉祀；主艺文功名、武德军功的文、武二帝，是保佑客家人读书入仕的神，亦倍受崇拜。

多神只是客家民间信仰的一个特征，另外一个特征是杂神。客家人信仰大都是多元的，佛教的观音、佛祖也拜，道教的玉皇大帝、城隍、伯公也祭，更有一些说不清来路的

^① 《福建通志》卷 48《列仙传》。 ^② 杨鹤书等《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信仰考察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 263～264 页（香港，1994）。 ^③ 谢剑《清代嘉应地区客家神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 295～297 页（香港，1994）。

神仙鬼怪,享受着人们供奉的香火。广东蕉岭乐古潭村的11位妇女,自愿捐钱绘制了一幅有六层神像的神图,上绘有如来、玉皇、太上老君、华山、观音、财神、天地水三官、陈林李夫人、当年太岁、地藏王、卢医仙师、三伯公公、三伯婆婆、田公元帅共18位神佛,^①杂揉了佛、道两教和一些地方神祇。在这里,看不出她们的宗教意识,只看到她们的崇拜信念。18位神佛的“和平共处”,正是杂神特征的典型。本世纪初广东平远仁居的佛寺光明寺被毁,僧人们便将十八罗汉、二十四诸天,移入道教的城隍庙右庑殿供祀,把右庑殿改作佛堂和僧房。随后,人们又把三相公庙的三位相公爷木偶迁入右庑殿,^②与佛教诸神同室供奉。于是,民间神祇与佛、道神灵奇妙地结集一处,共受善男信女们的跪拜。广东丰顺县的三山祖庙,主要供祭三山国王。同时还供奉佛、道及民间诸神像60尊,包括乡土神灵韩指挥大使、张木坑公王、大王爷奶。^③诸神杂陈,共居一庙,深刻反映了客家人民间信仰的芜杂和纷纭,人们走进庙来,并不在乎所供的是何方神明,哪宗哪派都无关紧要,只要被认为能保佑他们就可以。

客家人民间信仰的地方性和家族性,使客家人各宗族在实用功利性心理的驱动下,不仅大量修建宗祠家庙以敬拜祖先,而且各宗族多建有自己的家族寺庙,供祀佛家菩萨、道家诸神,境神土主、山仙水精以及许多没来由的鬼神妖怪,也遍布客地的宗族寺庙。神鸦社鼓,喧嚣不绝,香烟缭

① 叶明生《上杭高腔木偶戏与客家宗教信仰关系探微》,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438页(香港,1994)。 ② 杨鹤书等《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信仰考察》第268页(香港,1994)。 ③ 刘丽川《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》,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45页(香港,1994)。

绕,拜祭者不断。宗族寺庙成为显示家族力量的表征,成为宗族祀神娱神的中心场所。闽西永定古竹苏氏宗族在其族人分布的中心区域内,形成一个集经济、文化中心为一体的较发达地区。在此区域内,苏氏宗族建起祭祀祖先的祠堂——洋嘉寨宗祠、井垵宗祠、竣厦宗祠和赤寨宗祠,还修造了赤岭宫、星君庙、圣显庙、苦竹庵、五显大帝庙。据《芦山派系始祖益公遗下族谱》记载,十五世祖升由,“斯公也,克俭其德,不乱其神,严于治家,宽以处世,至于或为建圣母宫缘首,或为筑三峰总理之类,则公之小焉,又何足道乎?”苏升由主持修建“三峰”即苏氏三大宗祠——井垵祠、竣厦祠、赤寨祠,又主持修造供奉临水夫人“顺天圣母”的圣母宫。^①圣母宫就是位于水口的赤岭宫,《永定县志》称为“夫人宫”。^②在客家祖地宁化石壁,有一座汉帝庙,是张氏十五世祖于元朝至正年间兴建的。此庙内,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合祀一龕,吕后与虞姬分侍左右。曾是不共戴天的敌手,在此却同祠合龕,共享香火,一庙二主,安然相处。真是无奇不有。张氏族谱对此答曰:“虽然不具论有其诚,斯有其神,则斯庙之所祀,谓是刘项二君可也,即不必谓刘项二君,亦无不可也”。^③张氏先祖代有英才,张氏后裔却弃之不顾,而建起这座无可无不可的汉帝庙,真可谓:“诚”不足凭,“神”足为拜。台湾苗栗市木铎山上的三山国王庙,就是公馆乡刘氏家族刘闌斯于道光元年,从广东蕉岭请来三山国王的神位而修

^① 杨彦杰《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》,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34页(香港,1994)。 ^② 乾隆版《永定县志》卷2《营建志》。 ^③ 宋经文等《客家风情》第26~27页。

建的族庙。^①

宗族寺庙中供奉的偶像十分芜杂，正统的佛教、道教偶像固然在宗族寺庙中摆设上位，但更多的偶像，却是那些神话人物、鬼怪神仙。永定湖坑宫背村李氏宗族，有一座“马额宫”，供奉“康太保刘汉公王”神像。乡间传云：李积玉当年在湖坑八景之一的“马额青草”上休息时，忽见朵朵祥云在天空中组成“康太保刘汉”五个大字，他感其天兆，在祥云降临处建一庙，名“马额庙”，塑康太保刘汉公王神像供奉。李氏家族世代敬奉，每隔三年作一次“大福”。宁化石壁村张氏家族的三圣庙，供祀的是高丽国天山唐、葛、周三镇将。据传说，此三将军是被薛仁贵射死的天山境内的土著首领，死后阴魂不散，拦路请封，被唐皇御封为天山三镇将。这三个朝鲜镇将被搬到三圣庙来是为镇服三座恶山的。石壁开基不久，风水先生找上门来，说村西的官山、太平山、员墩山有碍风水，如不加镇服，将不利于村人。乡中族长齐集商量办法，不知为何就把这三镇将请至石壁，在三圣庙中奉通天显应唐、葛、周三将军神位和塑像，禳灾驱邪，庇护石壁村民。^②

客家民间信仰、偶像崇拜的实用功利性，使得许多客地的寺庙和鬼神崇拜活动泛滥成灾。《上杭县志》指出：

杭俗迷信神佛，名山多为庵寺，上山烧香士女杂遫，愚者视为灵应，听命于神，黠者借为奸藪。邑中最盛者紫金山、王寿山、圆通山、马头山及此山（双髻山），余如皇庆、南宝等山不胜记，污习难除，可慨也。^③

名山皆有寺庙，进香拜佛者众多。在客地，原始宗教的巫风

① 《汉声》1989年23期。 ② 宋经文等《客家风情》第28~29页。

③ 民国版《上杭县志》卷3《山川志》。

鬼道占有一席之地。史志云：

汀俗夙称尚鬼，而杭邑巫覡装魔设醮建坛郊外，金鼓达旦三日夜，名曰做大翻，男女喧阗，群趋坛所。

妇不孕者解袒服付巫，名斩煞，谓煞去身，孕也。^①

客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寺庙，供奉有名的和无名的各路神佛仙鬼。

每逢所供奉神明的诞日，客家各宗族常常倾族出动，男女老少设案祭拜，抬着神像绕村、绕乡巡行，举行游神活动。上杭有“三月三，太子菩萨出庵”之谚，源于“洗太子”游佛神之俗。县志还有乡民祀农神的记载：

乡民于二、三月迎神出游，其神无非五谷神……

十月十三日，俗云五谷神诞，农家蒸糯作糍以祀神，并相馈者。^②

永定农村，在水稻扬花吐穗时，把菩萨抬出来，到田地巡视一周，以祈不生灾害，五谷丰收。每年六月初五，明溪客家人将惠利夫人神像抬出庙宇，浴以香汤，换上新制的袍带。初九、初十连日游行，六月十一日惠利夫人生日时，县官和绅士们皆诣庙致祭。神佛出游时，族人要敲锣打鼓、放鞭炮、放铳，后面跟着拿着香的族众，并举行高脚、踏街、戏剧演出等文娱活动。

迎神赛会是家族祀神最热烈、隆重的活动。迎神进村，在家族的居住地祈神祭拜，以求迎来的神能赐福，保佑本村、本族平安。永定古竹苏氏九世祖后裔聚居的井头村，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三日举行迎神赛会活动，到水口把临水夫人和广泽尊王迎至村内，在星君庙前祭祀并演戏。附近的

①② 民国版《上杭县志》卷 36《杂录》；卷 20《礼俗志》。

族人都来参加迎神祭拜和看戏。祭拜结束后,再把神像送回庙内。^①长汀涂坊“四月保苗”,是在农历四月廿二,为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要把定光、伏虎二菩萨抬到村中心,二尊菩萨各乘一轿,由四人抬着。由案主选村中跑得最快的人来抬轿,在东山寺门口的路上抬菩萨赛跑,锣鼓助阵,众人助威。跑到一半左右的地方,放下轿子,由二名轿夫抱着菩萨继续跑,来回重复七、八趟,先跑到者为胜。这天就如同过节一般。每家要做黄米、粉干和各种素菜招待客人。^②迎神赛会时的祀神拜奉与文娱活动,都由宗族来组织,由族长率领。如长汀四都的“迎公太”、连城姑田的游龙灯,在前面领头的灯笼,必须是族长或长房的,其余各房族人的只能随之在后。迎神赛会对家族来说,能够加强族人的团结,在祀神、娱神的同时,族人也得到文化娱乐,使族人感受到家族温暖与和谐。迎神赛会活动还直接关系到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威望,家族利用迎神赛会大搞文娱活动,互相邀请前来看戏、宴饮,使之成为与外部联络的一个重要手段。同一地区内的不同家族通过联合举办迎神赛会活动,而加深友谊和交往。如永定湖雷乡的“迎三帝公”、坎市的“迎天后”、松原的“迎龙源公王”,都是由几个大家族的族长协调,推举最大姓的族长主持,协调迎神赛会活动,将族权、神权结合在一起。宗族通过宗教活动联络族人感情,稳定宗族势力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权。

^① 杨彦杰《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》,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36页(香港,1994)。^② 周立方《涂坊、古竹客家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》。